時代漫畫

上海市圖書館
藏書

19

七月號

二等車廂　葉淺予作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接辦後 **論語** 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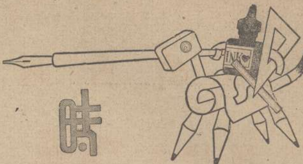
定戶改用道林紙精印
特約現準時提前發書

本刊出版以來，瞬將三載，荷蒙各界愛護，使銷數蒸蒸日上，不勝感幸。現值本公司接辦之始，除內容更求充實外，印刷紙張，亦力謀改善，聊酬讀者愛護之厚意。對於定戶，特改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並提前寄發，務使定戶比零買先時看到。惟以道林紙精印之成本及郵費均需增加，不得不將原定價全年兩元者改爲兩元四角，半年一元者改爲一元二角，國外全年改爲三元六角，半年一元八角，稍資挹注。惟爲優待起見，已定未滿期者寄精印本不加價，在八月份以內惠定全年一份者，亦仍收兩元。此外外埠特約分銷，自亦力求提前發書。謹此公告，諸希亮鑒是荷。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蒙頭蓋面的結果，將使民志消沈，
充其量，可以到精神解體。

——轉載天津大公報七月六日短評「一個建議」中的一句——



時代速電

「豫西山洪暴發，偃師全縣陸沉，民衆數千化成魚蝦。鄰縣人士咸謂：『此係神兵天將從撫順煤礦借來大批鷙浦將帑大淄川礦水抽來，以罰賤民，並非地方政府防患不力也。』（機師）

●

福州，漢口，宜昌等地大水，大街小巷皆有人盪槳操舟，以點綴風景，宛如意大利的威尼市，外僑來遊者無不稱道。（顧萬方）

●

汪精衞先生之病，一半也因受了刺激。其探訪所得如此：中樞要人明瞭他內心痛苦的人固然有，但唱高調的委員們與毫無認識對方的高級官吏，往往能在一個會議席上，作在野黨式的質問，與不負責任的詰難。這些難堪的襲擊，至少給他病體上的影響是有損無益。自從汪病以後，偌大一座南京城，無形中又顯出一種充滿了疲軟的氣概，這關節就是平時的慣例，一切對於內政外交上面的紛繁事務，皆叢集於一身；別人缺少過問，而且別人也負不起責任來的樣子。（無愁）

●

駐德公使劉崇傑未獲昇任，而第一任駐德大使發表後竟屬諸於翟天放，聞係一因某方所不悅，一因某主席極力所推薦也。故今日之官場仍不脫『朝裏無人莫做官』一句老話耳。（果）

●

記得前四千六百餘年前，有個下江人初到四川成都，僱了一個使女，才十五歲，因爲新主人不吃烟的，他無從分其餕餘，就涕淚長流，倒臥不起，結果主人出大銅二枚（當四百），飽食黑飯後，始能執役如舊云。想烟禁雷厲風行的今日，當不復重見此等現象也，可無疑義。（福壽）

●

聖裔孔德成在京談話：本人平時除讀經書千集外，亦備習科學書，將來擬奉行家訓，不從事於政治工作，願於教育方面，有所努力。言下已有「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的祖風」（靈鳳）

●

中公社五日通電：『江南各地紛報水災，惟江北大旱，說者咸謂天公造物不均。』末後一句或係報館編輯半夜飯沒有吃飽，正在怨天尤人之時，誤加按語。否則，斷難信爲出於觀察精明的外勤記者之手筆。（歆）

（柳園）

由歐隨同其頁人考察歸來之周劍雲夫人對記者云：『在羅馬，祇看到了些磚頭，瓦片，並沒有多大名勝。』一掃歷來憑弔唏噓之概」（有聲）

●

新生沒幾時；哎呀！了不得。

王敦慶作

東北中學全體師生由校長王化一率領由平遷至豫南鷄公山。按王君係前任遼甯省代理教育局長，九一八後曾歷充義勇軍隊長。此舉諒因大局所關不得不出於暫避之策。嗚呼—國難教育之難，難於要離開國難。（馮安）

●

大炎章論讀經有利無弊；
主席韓愛國術獨發津貼；
曲阜城修孔廟裝飾門面；
大中國講文化何嘗坍台？（夢園）

●

此次由專員所擬修復孔廟計劃，祇須費區區百二三萬大圓，便能把中國固有的古代面目一概保存無遺。在此民窮財盡之時，收此大效果，豈有不合乎孔子所謂儉則固之精神？（潦）

●

最近有梁實秋其人者在他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裏且體地舉出中國文化的優點說：『第一中國的菜比外國的好喫，第二是中國的長衫在鞋比外國舒適，第三中國的宮室林園比外國的雅麗。』因此我不揣譾漏地爲該大學教授加一條『尾巴』，『所以中國現在富強得了不得。』

●

爲海圻海琛二艦所禁閉之陳浩，現已恢復自由。據其語人云：所有物已被艦中粵籍海軍見習生奪取一空，即一手錶，亦不留下。疑此係厚誣之言，否則，此未來海軍界驕子，何至連豪奪的海盜都遠不如乎？（謀基）

創作藝術的電影劇本

履箴寄自青島

因爲自己最近間或在『時代漫畫』上發表過一兩篇傑作，有時又蒙心廣體胖和慈悲爲懷的老闆，高抬貴手，賜予稿費若干，燒幾滄薄粥，以養數口之家，略盡良妻賢母的職責；那曉得便有幾十萬分之幾的讀書大衆，當我也是劃時代的嶄新的女作家，以爲上有冰心下有冰瑩中有履箴，於是情書紛紛而至請柬滾滾而來，做女作家眞够味矣！其實我這女作家的性別問題，老早就在『四十自傳』裏解說過，讀者當然心裏明白，閒話休講。祇說在不久的過去——大概在二十四小時前，正是幾期稿費沒有到手和中飯鍋兒作壁上舞的時候，有名導演何西湖其人者，登我公館之門，要我創作一篇藝術的電影劇本，以資號召，不讓艾霞女史專美於前，要使王瑩與胡萍嬌羞豔羨於後。若果要把自己尚未創造出來的傑作塞到黑暗的電影圈裏去 糊裏糊塗攝製成片，的確是一件違心的事情；不過金錢的誘惑較諸性的需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把我的電影創作慾燃燒了起來。

答應何導演寫作之後，我本來打算拚擋行裝，效當今名賢士大夫與乎騷人墨客那樣，到廬山白鹿洞去找靈感，寫點稱心如意的東西，震撼這莫名其妙的影壇；孰意我那糟糠之夫，勸我省却舟車的勞頓，就在公館裏多吞紅丸，略服白麵，也能獲得登山入洞異曲同工的創作效能。當然夫唱婦隨，豈有異議!?正是朝「創」忘我饑，暮「作」散不平，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如洗尿布。倒馬桶等事)。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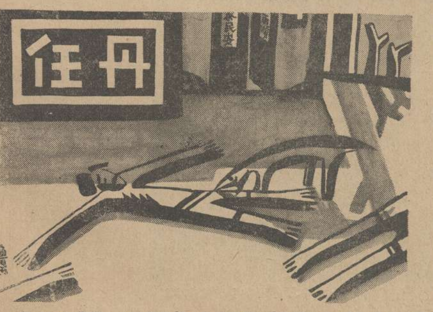
在這國將破家將亡的當兒，總得要寫點硬性的東西以喚醒民族之魂。雖則不必完全抄襲『同春之曲』的結構，至少也要以義勇軍爲題材。所以我便描寫一個美術專科學校的女學生平最愛狗，尤其是愛具有人性的獸犬。當國土被人侵奪的時候，該女士就和自己的愛人及愛犬等組織國難打倒團向前線出發。這對兒女英雄和一匹沒有結婚的狗，身經百戰，殺得血水成河，屍骨堆山，敵人皆望風膽寒。某次在鬼門關外糊塗幪中隻身抗敵的時候，該女士的愛人身中數彈，危乎殆哉，尙能勇往直前，努力殺賊。幸而愛犬有知，奔回後方通報恩主。於是該女士與該愛犬入槍林，冒彈雨，總算愛人得以奪回。該愛犬在兩人啼淚漣漣地擁抱着的時候，便從螢幕裏啣出一本新舊約全書放在他們面前，以前左脚按在聖經上，再以前右脚舉起來，如教會牧師證婚一樣。這對有情人遂在這悲壯的場面裏成了眷屬。

我把這個電影劇本一氣寫成後，就交專差送何導演瀏覽。他說我的Material, Plot, Climax以及Denouement 等都佳妙，可惜我們沒有這樣好狗明星能擔任這個主角，玲丁丁若果在天有靈也將歎惋不擲，因爲中國有如此好的劇本，牠自己却不能爲中國電影界效勞以增進中美邦交。我祇得把這部『英雄狗姻緣』藏在上海某銀行的保險箱內，等待將來中國能產生上等狗明星的時候，再把它貢獻給光明的電影圈。

失敗迺成功之母，於是我又鼓起勇氣，厚起面皮從事寫作『姑蘇兩姊妹』。在這個劇本中，我以中國的威尼市——蘇州那個出美人，出校書，出姨太太等富於Localcolour的地方爲背境。略述玉帶橋畔有一對小家碧玉：姐姐生得非常窈窕，聰明過人，可惜面孔上帶得有五六十粒白麻子；妹妹也生得亭亭玉立　宛如天仙下凡一樣，美得姑蘇城裏的風流小夥子個個都服飲夢遺斷根靈藥。話說流光如駛，這兩姊妹若果再不擇配，就是法國巴黎學成歸國的性病醫生也行將束手無策了。於是經過「白蟻」的正式介紹，再到名律師處簽下合同，那如花似玉的妹妹便嫁得一個乘蛇快壻——當地的有名慈善家，上海嘸白洋行的買辦，年約六十又五，將來死後雖有遺產，膝下尙無小犬傳宗接代，據說他還是個童男，可信與否，概隨尊便。過門之後，老頭兒纔發現自己太太(大概是第十五位吧)的親生阿姐時常在次於鐵路飯店五六等的旅館中研究實際的性問題，便叫二阿囡歸寧，叫大阿囡來到家中相幫燒菜肴，洗洗綑軟，做做針線。那曉得十個麻子九個俏，九個麻子十個刁，儘與該老頭兒秋風廿廿度，珠暗結起來了。於是小阿囡大義滅親，罵大阿不知國之四維，又罵該老頭兒不知身份會細姨(指大阿囡的職務而言)幹出不端的事情來，幸虧老天無眼，所以他們暫且還沒有被殺千。本劇的『尾巴』是：小阿囡下嫁該老頭兒三年連屁也不曾放過一個，莫說生兒養女了，所以照族長的習慣法裁判起來　祇得離婚；反是大阿囡雖非正式的太太，然而肚皮裏已有該老頭兒的精虫了，理應另築香巢藏諸金屋，庶幾該老頭兒死後年年纔有[illegible]己喫生肉冷飯慎終追遠的人。

這劇本送達給何導演後不到五分鐘，他便倒履而來，汗流挾背地和面無人色地說：『履箴女女女士，這篇東西，當當然……是好……好得很的，不……不……不過娘姨勝利，太……太……「喫癟」，是豈可能？，請女士另………………』當然這個劇本又成爲馬桶間的日常必需品了。

我想從前迭更寫『二城故事』的時候，他在倫敦安閒地坐好讀日報，夜間便提起筆來著述法國革命的恐怖小說；所以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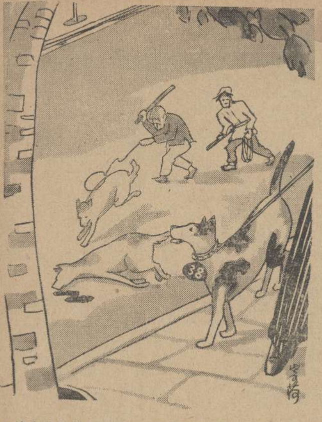


農村被災區域「起死回生」的任丹廣告，仍煊耀壁上，頗覺相映成趣。

魯夫作

紙上取材料已成爲現代文學家的金科玉律了。這種暗示使我連忙去翻閱當天的大公報，看見在這東方國際市場的上海倒閉了幾卅中外大銀行的消息。我立刻把握着『如此富豪』這一劇本的形式與內容，走筆寫出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典型的漂亮大學生，在美利堅自由邦裏，娶下一個嬌滴滴的，金枝玉葉的，牛奶大王的女公子。這一對異族同心的多情種子，愛戀之篤眞是如膠如漆，孰意好事多磨，該中國留學生的寡岳母不幸棄其愈看愈有趣的半子和她的心肝寶貝美國大阿囡遽爾長逝了。寡岳母死後，律師宣讀遺囑，所有家產九千二百零三十一萬金元悉數歸中國女婿享受。他以爲無錢的祖國從來沒有想到他，然而現在他有了錢卻應當想到這四分五裂的祖國，於是他便偕愛妻，攜大羅，渡重洋，進吳淞，到上海來開設銀行。該銀行是採用王雲五先生介紹給商務印書館的科學管理法，對職員則兼施汽車大王的福特政策。放款祇收一厘半的利息，定期存款却於兩年半後則子母相等；所以營業蒸蒸日上，各處分行多於北平天橋的地攤。財源總算茂盛，生意豈非興隆。因而不到三年遂關門大吉。該留學生本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又深中洋毒，沒有讀經的功夫，不知消痰化氣的方法，一念之差，膽敢深更半夜統率總分各行的大小職員數百人分爲兩隊，一往國際飯店四房間，一往南京路外灘逛馬路，等到跑馬廳和江海關的自鳴鐘同敲十二下的時候，便一齊躍樓跳河。這悲劇便如此地結束。

何導演以爲這劇本很可採用。第一，它能夠喚醒海外僑胞向祖國投資；第二，內容新鮮，其他的電影公司始終還沒有利用這樣的主題。『不過』凡是導演人說一聲『不過』，實足以使劇作家魂飛魄散，這劇本似乎在提倡集團自殺，將來攝製成片以後，在南國的讀經城中這種宣傳有廉有恥的影片，假如不爲革命策源地的青年所反對，不消說那般書蠹腐儒是深表同情的；若是要運到北國的文化城中去，恐怕冀市長將要認爲是「長自殺之風的東西」，說不定要和「新女性」那樣遭遇禁映的命運。』



掛了照章的狗自比無人豢養的同類，猶覺此勝與彼。

譚寄詞寄自鎮江

『如此富豪』打了短命以後，我便稍服滋陰補陽的藥劑，再開始編製『風流名記者』這一劇本。我的主要題材也是從新聞紙上獲得的：卻說『什麼國際』屬目於中國某大都會某個言論激烈的新聞記者久矣，最後設下美人計來引誘他走入歪途。一方面該美人囑咐他宣傳『什麼主義』；一方面又指使以採訪新聞爲名，出入於各政治的和民衆的機關以及使領館等，盜竊祕密消息。如魔國公使好喫西瓜，晦瀉不止，每日入廁八十一次；猶國駐華海陸空司令貪嚥魚翅，因消化不良而便閉三月，以致拉水馬桶上滿結蜘蛛網等消息，都是他探訪出來的。事敗偵警齊來，該記者與該美人還敢各拔自來墨水筆及口紅條出來拒捕。總之篇幅有限，此劇的穿插又香艷肉感，又冒險緊張，連我自己也相信難能可貴。

我親自帶了『風流名記者』去拜謁何導演。他一瞧畢便大驚小怪地說：『不行不行，第三個不行，我們開影片公司的人全靠各報記者宣傳喫飯，況且大家是自己人，老朋友或『同窗弟兄』，若偶尋開心，反轉當眞板面孔，用他們公會名義來封警告信，到底難爲情。』我辭別而出的時候，不禁長歎一聲：『命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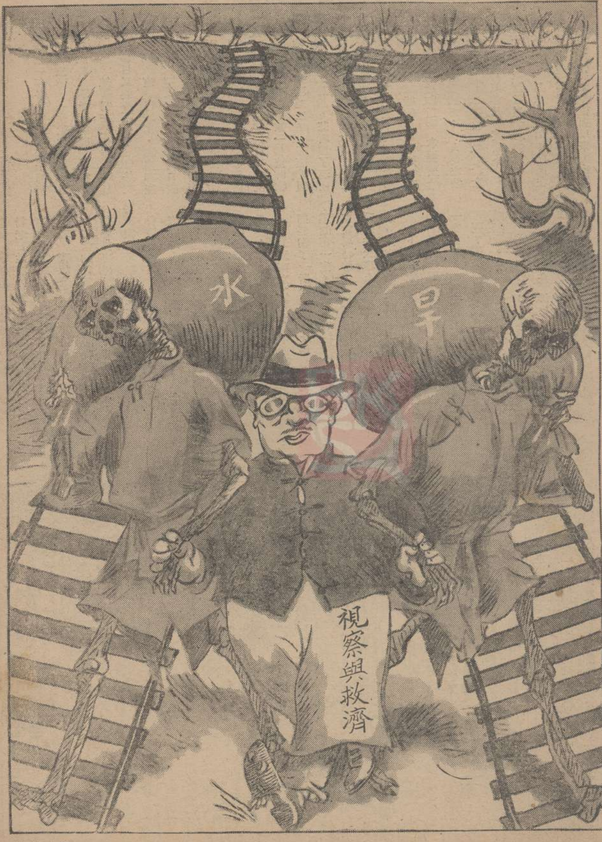
回到公館，我連忙命家主公買胡蘿蔔一條，切成細絲合水燒熱，聊代人參湯。服飲一過，精神抖擻而又煥發，自己又提筆製作：『無敵大刀軍』。其本事談到仙樂國無理壓迫華僑，有愛國志士上海王無敵其人者，幼得仙人訣授武術神功，利刀快斧不能近其身，萬馬千軍不能敵其力，便糾集同志，於三小時內將隱身逃遁，裝病怕羞，避兵飲彈，假死偷生等術訣傳三千餘人。隨即各揹至聖先生聖像，各持大刀一柄，騰雲駕霧出發雪恥，祇殺得仙樂國一變而爲鬼哭國了。我還插了這樣一個『尾巴』：無敵大刀軍凱旋而歸的時候，一個 Close-up 把王無敵的英姿放在銀幕上，嘴裏說道，『祖國抬頭的機會來了！』另一個 Close-up 再把王氏伉儷二人 Kiss 的情態放映出來。讀者諸君你想無此「尾巴」還成其爲創作的藝術電影嗎？

這劇本寫成以後，自己心裏想到：假如何導演再不滿意，我祇有走入抄襲或摹仿那條途徑了。剽竊外國的名作 又恐怕讀外國書的中國人太多，容易敗露，雖然劇作家的厚皮面厚，到底國際觀瞻有礙；所以我打定主意，若再失敗，就要把元曲，舊說部等書拿來做我的先生，而且預備偷盜『金台平陽傳』第一回『泗州城積善延嗣；響輝山混一眞元。』的故事，寫一部名叫『王八蛋』的藝術電影劇本。那曉得凡事的成功老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何導演這回却喜溢眉際地說：『王女士成功了！恭喜，恭喜！我們預備不把這神奇的無敵大刀軍送去檢查，趕緊在十五天之內攝製出來，運往南洋放映，僑胞定必歡迎，按照大作的字數算起來，敝公司應付稿費十元零八角七分半，我現在先簽一張世界銀行的支票給你，將來拷貝賣到五十打以上，再當酌量奉酬。鄙人很誠懇地盼望女士代敝公司寫作幾篇宣傳稿，每稿務須附英譯一份，以便先向南洋方面鼓吹及引起國內左顧右盼的影評人一致的贊許。』

我發表這篇自己創作藝術電影經驗談唯一目的，起初僅僅是想如何使廢物利用；後來又覺得它很可充實用電影藝術函授學校的講義。

水上生活?

三人行



左右（一聲地）：先生！你很熱心地跟我們跑了這些路，我們正不忍與你分別哩！

魯少飛作

閒話南京

林予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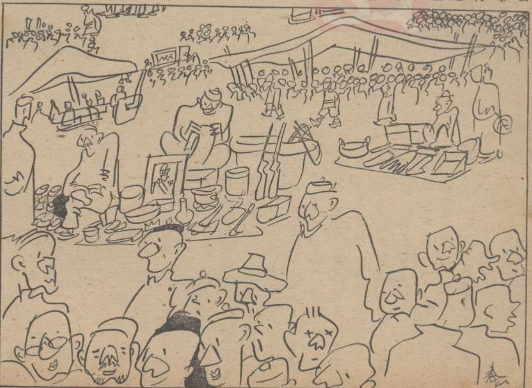
閒別南京一年多，此次乘端午節避債之便，舊地重游，一住就住下了半月光景。旅邸無聊，不免到處閒逛一番，每當踪跡所至，總覺得在此短短的時日中，首都底面目又變換不少了——外交部招待洋賓的大廈業已竣工，警察和憲兵都戴上了「拿破崙式」鐵帽，新街口廣場樹立起炸彈模型一具，玄武湖畔新築成攝影場兩間。新生活運動雖仍在厲行路上吸紙烟已可通融辦理，歌女有劃區居住之說，掛桃花章的法令到底被抵抗掉了。凡此種種，足證南京一切精神物質建設，均在突飛猛進之中，茲謹就觀感所得，略誌一二於后。想看慣了現任南京市府祕書長夫人（前立法委員太太）姚穎女士底「京話」的人，當所樂聞焉。

（一）出車站，就看見數十隻黃色與草綠色的小鐵鍋，很雅緻的套在那些檢查行李的軍警頭上，此卽所謂「拿破崙式」的軍帽是也。常言說得好：「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首都的軍警一經戴上「拿破崙帽」之後，自覺神氣非凡，英武不少，而以前脫下平頂軍帽當扇子的習慣，亦因此無形革除，如果拿翁有知，準保在棺材裏高喊「吾道不孤」！

自從東北四省土地被頂以來，政府當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還有一面是對老百姓實行其「生聚十年，教誨十年」的辦法。對外須有禮有義，對內要知廉知恥，蓋禮是恭恭敬敬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爲，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四項完全做到，國家定可強盛。此外軍事常識，民衆理合懂得一點；敵機來時要「燈火管制」，毒瓦斯吹過應呼吸暫停，新街口夫子廟等處之樹立各式炸彈模型，也是含有這種警惕敎導之意，幸勿以鑒賞銅像紀念塔似的心理，誤認作都市中的點綴品，爲要！

未到南京之前，我早就聽說中央黨部創辦了一所攝影場，此爲黨營電影事業的第一砲，殊不可等閒視之。所以來京首要任務，卽是去攝影場見識見識。不料在火車上聽見有人說：上次大風過京，把玄武湖邊的攝影場吹坍大半。聞訊之下，甚覺奇怪！查攝影場纔造好不久，縱使是馬糞紙糊起來的，也不見得一吹就坍，更何況建築之費，化得相當可觀？這樣一想，我就斷定此君準是造謠無疑。可是到京一打聽，謠言竟成事實，並且吹坍之日，還壓死工人三名之多。目下尙在交涉中，還分不出責任之誰屬，但據我的猜想，當然是風的過錯了。

當察省事件鬧得最凶之日，正是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先生到國民政府去遞呈國書之時；一面老拳東敬，一面卻笑嘻嘻的說着「敬祝貴主席政躬康泰，貴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大和民族之善於「表演術」，於此實在不能不使人拍案叫絕，然而我國政府當局的沉着應付，也同樣很値得「傳論嘉獎」的，那天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許，從高



看客：走吧！不走，唱完他就要檢錢的呢！

竇宗淦寄自天津

樓門日本領事館直到國民政府，沿路五步一崗，十步一警，民衆肅靜迴避，有似昔日皇帝御駕出巡，所差者，就是還沒有用黃沙鋪道。有人以爲如此嚴重警備，是爲了深怕民衆之中，有一二年少氣盛的好事之徒，來一套擲彈巴戲，使政府欲敦睦邦交而不能。其實呢，據我個人的觀察，中國人民早已「生聚」「教誨」得安分守已，火氣全無了，像朝鮮儍瓜尹奉吉之流是萬萬不會有的，政府之密佈軍警，不過是聊表我大中華民族「恭恭敬敬的態度」而已。

南京的文藝空氣，近來也異常「昌隆」。以前在上海主辦「文藝茶話」，提倡吃意大利「佳妃」的華林先生，現受某委員囑託，在這裏創辦了一所「文藝俱樂部」，位於中山路華僑招待所之旁，坐北朝南，認明洋式門面便是。入其門，有一小規模的庭園，花木繁茂，空氣甚好，左首有鐵絲大籠，養了很多五顏六色的小雀子，另有鸚鵡兩頭，掛在竹林之中，每見客來，輒頻頻點首不止，其伶俐慇懃之精神，活像一對天生有文藝修養的招待員。預料不久以後，這兩頭鸚鵡在諸文士薰陶之下，一定會高喊「彌羅」，「莎士比亞」等文藝家名姓無疑。俱樂部的室內佈置也很講究，計有文藝客廳，文藝臥室，文藝研究室，文藝編輯室，文藝廚房，文藝厠所各一，傢俱裝置，全是立體式樣，身處其間，文藝的「也是屁裏人」就不自然而然地探頭出來了。聽說凡屬文人，一概可以進去隨便坐坐，並且免費供給烟茶。如此既「文」且「藝」的場所，京中文藝家當可以皆大「俱樂」一番了。可賀！可賀！

APPAPA ON PARADE——日本女性素描

APPAPA是洋裝，決不是襯衣，而且還是這一兩年洋裝全盛時代的前驅，不過一年比一年更盛。東京的人原稱爲家庭簡單服，APPAPA是大阪人的創作名稱，就是那布袋樣的衣服被風吹脹時的形容調。這服裝在夏天便陸續出現街頭，不論老幼貴賤，皆愛穿此；踏木屐，露底裙，各種各色，煞是奇觀！

藍蔚邦寄自日本神戶

跟上海一樣，南京的報紙近來也流行着「影刊」這套玩意兒，有的天天出版，有的三日或一星期一次。既有影刊，當然就有所謂「影評人」了，於是幾位有點小聰敏的中學生和小店員，在看完每本片子之後，老是忙着埋頭寫影評，借此好收回戲票的成本。幸而他們還沒有什麼「軟」「硬」之爭，縱然胡說幾句也不很討厭。並且聽說洪深先生的「電影術語詞典」，因此銷路大佳，影評人而居然還肯看書，總算是莫大的功德。至於影刊的文字，除這些影評人包辦若干之外，其餘就是各公司的宣傳稿與明星的起居誌，祇不過來源都是從上海各影刊剪下來的。公司批發給大店，大店販賣給小店，此乃千古通行之事，不足爲怪也。

飲食一道，南京是時常有新花樣的。以前盛行着「和菜」改名的「新生活菜」，而最近發明出來的是「中菜西吃」又名「標準餐」。此菜與西菜相差不遠，其法用猪油開花飽來代替土司用千層糕或水餃當作點心，此外湯菜之類多半是把中國菜盛在洋盤裏而已，吃飯的傢伙是刀叉之外又來一雙竹筷。細考此種「中菜西吃」，似乎根據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而來，眼前十大教授所提倡的「中國本位文化」，也很可以與此菜並駕齊驅。誰說廚司趕不上大學教授呢？

走筆至此，覺得有帶住的必要。可是題目老是想不出來，偶憶龍陽才子易君左先生，有「閒話揚州」之作，因做其意而題作「閒話南京」。

半邊人語

以政

引言

這裏所集納的，並不指孤男寡婦；也不是左右偏私。意思是說：有時無意在半邊聽到的絕妙好辭。深恐年代久遠，事過境遷。未免要湮沒無聞，不得公諸同好爲憾！因此隨處留神，順手記載。雖自慚文不能拆字算命；武不能剃頭修脚。至少也可代人家做點言行備忘，聊勳紀念云爾。

一天在歡迎販畫大家半邊，恭聆美術生產家演詞云：『大家能在歐美賣去不少的畫，佩服之至！蓋美術品必須能生產，始可在現實社會倡導。畫而賣出，就是生產的美術。美術品而賣不出，便無倡導的必要了。』羣衆譁然稱是。

某應徵雕塑家向徵求方面審查委員聲明：『我現在送來某偉人雕像的模型是三個：一個象徵右傾獨裁的墨索里尼；一個象徵左傾獨裁的史達林；一個象徵民主：林肯。』同時又向同道中人說：『三個中他們總要看中一個！』

某熱心婦女救濟運動家在「婦女生產品大展賣」前一日，於時間忽促中告訴一個新聞記者說：『明天請你務必來參觀「婦女大展賣」！』該記者雖惶駭而不敢置答，但出門大笑不止。

父親(正在忙碌的核算)
兒子(望着一串鑰匙在想：「何時才落到我的手裏？」)
老紀作

郝壽臣在滬與某坤伶合演能仁寺，觀衆懂戲者親耳聽見何玉鳳(十三妹)師父鄧九公喊她爲「賢妻」，大爲詫怪。後始知是「賢契」的契字平仄不調之誤。

雲南日報載一影評云：『在黃金榮先生指導之下，藝華成功了悲劇「生之哀歌」；喜劇 人間仙子」。』細味其言，始知誤認「監製」爲「導演」。

被人評爲富有文明戲派頭之「摩登夫人」，賣座頗盛。據熟悉文明戲行道之某君云：『某劇場已排演「時髦女郎」以資號召。另一家則擬編一「現代姑娘」劇本，以備頡頏。可謂三位一體云云。』

友人尙君告我：『本市某女校會客室內，有人送匾額一方，曰：「引人入勝」。』友人揚州籍余君告我：其鄉某教會女校門口懸虎頭牌兩塊。左曰：「女校重地」；右曰：「禁止男賓」。使人均有不知所云之感。

監院委員劉大哥，嘗云：『做監委之道，拿錢莫說話！說話莫想拿錢。』故劉除領薪而外，從不參預「彈事」。

上次某記者叩問孔部長貫口決口負責人事，傳孔答云：『以前該管河務局姓孫的，簡直像 孫 ，河事已不堪問；其後又換了一個姓滑的，更是滑頭傌子，如今又該本部倒霉。』記者大笑。

某院長初由粵乘輪抵滬，傳某社記者登輪謁談，而倉卒間無話可問。乃作寒暄語曰：『請問汪先生是坐那隻船來的！』某院長不知所答。此與某記者問黃郛氏(非中委)在五中全會有否提案，實屬無獨有偶之記者趣問。

六月西江水

（1）正月（犂田）

（2）二月（插秧）

（3）三月（施肥）

（4）四月（除虫）

（5）五月（成潦）

（6）六月（現象）

南方的大河粵江，近年也係北方的黃河長江一樣，每年到五六月間就要氾濫一兩次。江邊有些農夫不但自已沒有牛，而且連租一匹牛的力量也短少，所以他們連牲畜的工作都要兼任。常常給牠這麼一冲，牛年的心血金錢就化爲烏有，農夫只得叫苦連天！等到春天又捨不得不開耕。那知這塲水又把个年所有的吞入太平洋去了。但農夫們的飯却天天要吃下去的，而且饑糧田租又不能欠少一個！

港紀寄自廣東

發酵性作用

方安

某天下午，才敲過六點鐘，暖和的太陽，已漸漸地隱沒在雲間啦！春天的日子，還是怪短的。然而，那十八歲的練習生興官，他已做着整整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了。

室內的光綫就漸漸黑暗起來，電燈還沒捩亮。興官下意識地只是埋着頭，把印着字的紙片，用漿糊粘向一隻隻藥瓶上去。除了這枯燥乏味的工作之外，他還得幹着塞瓶蓋，裝紙匣，甚至像揩地板，戽井水之類。這些，都使他感到厭倦，疲勞。

他像一隻牛，一匹馬，又像一架機器，整天沒有一刻休息，除了到了夜裏，兩脚伸得筆直，躺在床上。要想閒，就祇有偷。

那時，從窗空裏吹進來的風，怪輕鬆的，風裏又帶着花香，攢進他的鼻管，使他軟綿綿的幾乎癱在椅上。

「興官，還不歇一歇麼？」突的一個年青女傭那張鵝蛋似的面型，出現在他

生產藝術?

金沫寄自廣東佛山

的身傍，這末的說。

他剛抬一抬頭，伸一個懶腰，手指在無意中，給碰到了她的胸膛，怪軟滑的！心裏也有些「那個」。

才想和她搭話，耳邊忽聽得樓梯上起着閣閣的皮鞋聲音，他又忙不迭低下了頭繼續工作。那下來的是老闆余先生和余師母夫妻倆，正預備出門上餐館看影戲去。

余先生是具有紳士典型的中年人，論年紀還不到四十歲。他很懂禮儀，手臂裏挽着余師母的一件外衣，怪恭敬的隨着她背後，把脚步踏得很有節序。剛走出大門，他又忙不迭的把外衣披在余師母身上，一面用手扶着她的纖腰。余先生許是受過西洋文明洗禮的，所以他又懂趕上前去拉汽車門，讓 Lady First。這些，他那麼全盤西化的行動，還很能表示出他這末對於夫人的恩愛！

和余先生年紀差得遠的余師母，也是具有十足摩登條件的現代一女性，她的容顏，是挺美麗的。那天的裝束，又是怪漂亮的。雖是天氣還這麼冷，但她却穿着沒領和短袖的衣服，雪白的頭頸，嫩藕也似的手腕，都露在外面，并且還裸着半月形似的背部。胸前那蓮蓬般的一對乳房，跟着呼吸在顫動。腰是細細的，屁股是圓圓而突出的，大腿是粗粗的。肉色的絲襪，好似裸着是部一般，高跟的皮鞋，是亮晶晶的，怪肉感，也怪動人！至於她對於余先生這麼殷勤的態度，却只是露出了一排潔白的牙齒，回過頭來，向他憨笑。她那水汪汪似的一雙眼睛，沉溺了余先生的靈魂；不，恐怕不止沉溺了余先生一個人靈魂！

這麼熱情的表演，在陷於苦悶生活中的青年人看來，興官的眼睛裏也就幾乎冒出火來。

× × ×

十八歲的興官，過去是農村裏一個強健的孩子；因爲旱荒，爸種的田，沒一粒米收成。挨不住餓，爸才托人東懇西請，想給興官另外找一點工作，就在余先生正需要一個能做粗笨生活的孩子來使喚勞作的機會中，他便幸而給找到了一個吃飯的地方，說是當練習生，白吃飯，沒工錢。計算他來這××製藥社當練習生，還沒到一年。

余先生便是老闆而兼經理，他的夫人余師母懂得配藥，也就是余先生事業上唯一的助手，本來是受雇於余先生的，沒多時他們就發生了愛情，在戀愛進展的途徑中，便結了婚。結婚到如今還沒兩年。夫妻倆是怪恩愛的，在熱情奔放的時候，常常會不避人的眼睛，表演些擁抱接吻等等愛情的把戲出來。他們

的家庭，組織在樓上，而下面便是練習生的工作室，興官的寢室，却在後樓。所以他們夫妻倆幾多熱烈的愛情把戲，十八歲的興官，是常常有機會給他欣賞的，他見了，心裏會怪癢癢的不知怎樣才好？

他的生活是苦悶的，枯燥的，挺冷酷的！然而他的心情和理智，也正需要一種熱烈的安慰。這情景怎會不使他起着誘惑的作用？關於這些，這裏還很多余先生夫妻倆的朋友們，男的挽着女的，女的掛在男的膀子下面，一批一批的走進走出。并且，余先生還有一個是另一個余師母所生的女兒，她才十七歲，正在讀書，但已有了男朋友、也常打扮得挺摩登的，和她的男朋友，拉着手兒，到這裏來往。在那個青年男子無不鍾情的狀態下，最近，他就看中了那個青年女傭。不錯，他已到了春情發動時期的十八歲啦！

× × ×

青年女傭叫阿秀，健全的體格 很適合他以前在鄉村中看慣的婦女姿態的眼光。她已二十多歲，據說還沒有嫁人。來這裏才三個月，因爲和他是生長在江北某縣同一的鄉村中，口晉相同，所以常常用着鄉音，兩口子談談說說。似乎很親熱的，也怪有味的。阿秀對他也似乎特別關心，衣服髒了肯替他洗，襪子破了肯替他縫補，沒人時，還肯替他代做一切粗笨的事兒。

那時，余先生夫妻倆出門之後，他才敢偷着懶，透過了一口氣停止了手裏的工作。忙回過頭來，和阿秀談談說說，挨到了捩亮了電燈，吃過了夜飯，幾個高級一些的職員，都把酒吃得醉醺醺地，興冲冲的回家伴老婆去了。恰巧這天他的師兄，也請了假回鄉間去。他就獨個兒冷清清地走進了臥室，躺倒在床上。

他想睡，却是睡不着。心裏似乎有火燄在那裏燃燒，臉上也覺得怪熱烘烘的怪難過。他只是憤恨，妬嫉，煩悶，似夢魘一般，胸口怪不舒服，幾乎用手抓破了自已的胸膛！閉上了眼，又祇見白的帳頂上面，映演出無數張鵝蛋形似的面孔，他失口叫出了一聲：「乖乖」！他好似患着 歇司的理」。

「怎樣？興官！」阿秀推門而進，只是瞟着眼向他打量。

「沒什麼！給你一杯開冷水吃吃。」

他咕都咕都把一杯開水吞下之後，神知似乎清醒了許多。但，阿秀却還挨近他的床邊，沒會出去。

他直瞪着眼望着阿秀。沒一歇兒，他又覺得全身的脈搏跳動得十分緊張，火熱的血液，只是往臉上升騰。他猛的從床上跳將起來，把阿秀緊緊地摟在懷裏。

阿秀一點沒有抵抗馴服得像一頭綿羊！把面孔給他香了左面，又是右面。

「乖乖！」他第二聲又喊出了口來：

就在這時候余先生夫妻倆回來了，這祕密便給撞了個正着。阿秀從他懷中，漲紅了臉，逃出了房去。他忙不迭把被一拉，連一顆頭也攢進了被窩。在余先生夫妻倆哼哼的幾聲的冷笑之中，他只急得索索地亂抖，冷汗淋遍了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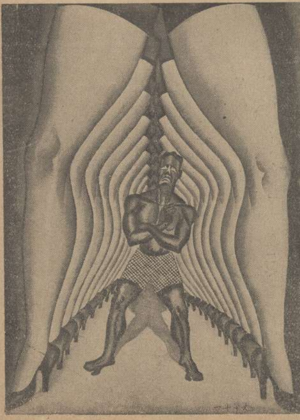
× × ×

第二天，阿秀先打着包裹出了門。興官也就在給大家罵下流種的時候，背着鋪蓋離開了××製藥社。

大晚報載：『……夫近年來水禍造成之大原因亦咎由人自取，於江堤之外復圍以民埝，與水爭地，致江面日漸縮小，一遇水漲卽勢不可遏，此外曩昔儲水之湖，亦逐漸爲人墾田，江潮山洪兩無所洩，勢必漫溢泛濫而成患矣。』亦足見各大員平時專從防汛上着想，而未曾把這個淺近的除汛方法上用過多少次功夫。如果要將這個錯，推在小民身上，那祇有天曉得！（廿霖）

●

中華國貨維持會建議取締婦女奇裝異服，有『深恐國家法令，不敵流行潮流，故尙須嚴厲取締之法』云。凡我婦女界今後當有所警惕矣。（育化）



大腿層　汪子美作

做老八的妻子

馮慕濂

在咱們巷尾，有一爿鐵店，店裏有一個學徒，還有一個夥計，也兼是老板生的一臉蠻勁兒，皮膚像糙米，遠望去，像一臉丟着石塊；說話時，喉嚨有些像正宰割的豬，他是誰？老八是也。

然而你別瞧他蠻相，他却有比女人還溫柔的性兒。他工作時果然像頭牛，從太陽出頭到太陽逃走爲止，沒有休息。但當他對待女人時，他却又如世上一個最溫柔，最體貼妻子的人。

早晨鷄叫時就起身，叫徒弟燒紅風箱，燒點心，早餐一畢就開始工作。這一來，就連呼吸時間都不讓有，埋着頭，要直到十點鐘。

聽裏面妻子有轉側聲了，咳嗽聲了，便趕快丟下手裏的鐵器，跑進去，低聲下氣問：

「你今天吃什麼點心呀？」

妻子的回答從來不敢回抗，要什麼，有什麼，而且怪巴結，立刻提高嗓子傳達到外邊：

「小寶啊，給師娘叫碗××來，要滿放。」

隨後給她拿水壺，拿面盆，手巾服 她起身。

這可說不算享福嗎？

巷裏的女人，十個就有九個羨慕她；要是她經過巷，背後跟來的，就是一陣竊議。

「你看，老八的老婆又出去了。」

「唉，她多福氣，着的又漂亮，誰看得出她丈夫是個鐵匠？……」

…………

那些曾被丈夫虐待過的女人，要是碰到丈夫高興，就拿來引證：

「你看，老八待他老婆多麼好，就只你個黑心鬼，一味虐待我。」

丈夫十有九次的回答是沉默，再不然，是幽默的微笑。

「哼，儘瞧人，你要像她，你帶來多少？」嘴裏不說，心裏在想。

原來老八的妻子是一個富孀，有錢，老八自然不好不屈服些。記得有一次老八和她口角，回罵了幾句——那也是朋友迫他上梁山，說他懼內，那知她就撒起潑來。

「好，你好，我和你分開，我和你分開。」邊說邊走走到房裏，箱子一提，打算走了。

陳懷僑作

女書記的工作

經理：你就聽着我的寫下來吧：——

經理先生！我很愛你！我們瞞着你的夫人今天下午到逸園去茶舞吧！你的女書記 七月二十日

這可不把老八急丟了魂魄？

那天，要不是隔壁章大媽，那可說不定結局，這樣，聽說夜裏還苦苦討了饒，才許老八上床呢。

此後，老八爽性做呆子，諺一是一，比兒子還乖，遇到朋友取笑，就搖搖頭，輕輕嘆一口氣，耶穌自有道理。

「若要家和，大做小，敢情我眞怕她．只是成天價鬧着，那還像什麼樣子？這叫無法，朋友，你想對嗎？」

這，你可能說老八無理？

二年後，老八的鐵匠舖換在另一條街上，妻子換了另一人，先前的，據說是死了。

老八變了樣兒啦，一天到晚祇曉罵人，媽媽的，媽媽的，不絕口，工作時也帶在嘴邊。

「懶蟲，懶貨，一天到晚只曉得偷懶，貪吃，懶做，鷄叫還不起身？做事一點都沒勁，不情願，給我滾。」

遇到朋友也英雄氣概了：

「家裏也眞太不像樣，女的不像女，一天到晚閒着，眞不知是什麼東西養出來的？」

老八的妻子在暗泣，巷裏的女人在想：

「給老八做妻子，那才叫倒霉！」

黃苗子

魚大王：識相點！要錢還是要命！
龜先生：老哥，錢是要緊吧，性命嘛啥關係，大不了我還有的是保險馬甲。

出走後的娜拉與薛平貴

孤貞守節的王寶川與赫爾茂

陸振聲作

世界最新底線的動態

特別待遇

督平

你認識小玉嗎？她是俺們工廠裏有名的美人兒。

你看，人家那張不胖不瘦的臉兒够多麼白；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看人的時候，老是那麼笑瞇瞇的；走起路來屁股忸得像糖漢一樣，兩隻乳房像饅首似的那麼大，够多麼動人啊！

說起話來才好聽呢，小嘴兒一張，像樹上的小鳥兒叫，一串一串的，眞是又脆又甜，一樣的話，到人家嘴裏就會特別好聽。

這樣漂亮的女人，誰不愛她。可是人家連那劉先生，丁子明都看不上，俺們還有什麼份兒？

「可別下班，一下班什麼劉先生呀，丁子明呀……」一大串跟在人家屁股後頭，人家連理都不理，丁子明那小子才壞呢，往人家身上扔花生仁！那劉先生拿着什麼口香糖往人家手裏遞，人家不接，就硬塞在人家手裏。——媽的！先生？不够個先生味，放着先生的架子不擺，低聲下氣的去作人家的孫子。

那一次 她拿着汽油擦機器，小劉過去摸人家的臉蛋兒，她失了手，半瓶汽油完全倒灑在小劉的西服褲上。大家誰不替她揑着一把汗，不是嗎？那回小紅踏髒了他的皮鞋還罰了半個月的工錢呢。據說他這褲是什麼法蘭呢的，值五十多塊。小玉吓的嚇黃了臉，可是小劉沒作聲，摟住人家的脖子，那麼強姦似的親了個嘴。——她紅了臉 可是沒敢作聲，眼角上却含着淚。

這事兒風佈着，大家都當人家取笑：「小玉！有和劉先生親個嘴！」

連廠長的小舅子宋三子也知道了，抓住人家的手腕問：「小玉、你想怎麼着？再和小劉那個樣兒，我可不能再護着你了，這回先記你一個過！」

人家也會說：「怨我麼，小劉那小子來找我，人家是先生，巴結着可以升工頭多掙錢呢！別說記過 開革了也不怕。這裏不能幹再到旁處幹去，工廠不是這一家，反正一天幾角臭票子。我爹活着當軍長的時候，別說這幾角臭票子，萬兒八千的也看不在眼裏，爲了吃飯，不得不來作工，要不俺也是大家閨秀呢！

你到好，要不仗着你姐姐的臉蛋子漂亮給廠主做了姨太太，你會成了這個樣子，說不還是當扒手呢!?」——

你聽，小嘴兒够多損，一下子就把宋三子的家世給端了出來。宋三子紅了臉，憋的說不出話來。要叫旁人，宋三子早就火兒了，可是宋三子見了人家那種媚態兒 便消了氣：

「不是這麼說，我這是向你的話，以后可別這麼鬧了！」

「別這麼說吧，記了過再打上你一份人情了快去吧，張玉紅等着你哪！」你聽 小嘴兒像刀子般的，從來沒讓過人，她們的工頭張玉紅那小娘們够多利害！不是扣工錢。就是拿份子，養了兒子要喜錢；兒子的生日，媽的忌日事兒多啦，誰敢不拿？誰不怕她？可是人家就不巴結她。不是嗎？那一次張玉紅又歛喜錢，說什麼養了兒子，大家不敢不拿，而人家就不拿，還罵呢：

「錢是容易掙的嗎？歛喜錢，愛拿不拿，你丈夫出去三年多，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這麼許多兒子，說不着又是宋三子的種！」

眞是，「鬼怕惡人」張玉紅那麼利害就沒敢出聲。有一次，可把張玉紅恨透了，趁着人家還沒來就開腔兒：

「……混貨！早晚革了你。叫你知道姑奶奶的利害……」

這話不知怎樣叫人家知道了，扯着嗓子喊：「你也掙開眼看看，姑奶奶可也不是好惹的；你够多麼好，一黑天宋三子就往你家裏跑，還有丁子明，那回杜三子和丁子明打架爲什麼呀？不是兩個人碰在一塊兒，爲你吃醋麼？這事兒誰不知道，還裝什麼好人！」

這一駡不要緊，張玉紅可急啦，湊到人家臉前問：「你罵的誰？你罵的誰？」人家也好，腮膀兒一鼓，回過頭去，連看都不看：

小劉也走了過來：「走吧，有話下班再說！」架是勸完了，小劉更得了臉兒，搭胳膊進腿的，更近乎了。

那天下了班，人家因爲買點兒東西到勸業場去，小劉也跟了去 人家買了塊手巾，小劉便搶着付了錢，還嘻皮賴臉的：

「走！咱們看電影去。」

人家把手一摔：「幹嗎，劉先生？掙這盌飯不易哪！」

誰不說她與小劉有些不大清楚，可是人家就來了這麼一手兒，給了小劉個沒臉，這回可眞把小劉給氣壞了。第二天廠裏便出了佈告，說什麼馬小玉不遵廠規，應予開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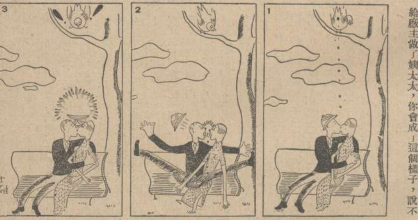
誰不知道，這是小劉玩的花招，有的人想打小劉，可是又有些不敢，爲嗎？打了小劉自己的飯盌也就打碎了。

別看平常那麼活潑，小鳥兒似的。可是見了那開革的佈告：臉蛋兒一陣青一陣白的，眼角兒發了潮，可也怪可憐的了。

臨走，嘴還那麼硬呢：

「這兒吃不成別家吃去！工廠不是這一家」

你看：那個樣兒，也怪叫人捨不得的，可是誰能幫得了她？瞪着眼看着人家走了。



無法禁止　嚴士雄作

夫(口角後)：說來老婆總是人家的好。

妻：是的，你的朋友也是這樣說的。

王瑞鑫作

門牌二十六號

萬國安

寄宿生的臨時廁所　王瑞鑫作

不錯，你要到南昌找陳家花園二十六號，是很便當的。凡是在南昌住久了的人都知道那個湖邊上的陳家花園。

那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大院子，裏面有一個狹長的小花園，涼亭，葡萄架，古老的樹，以及長滿了綠苔的青石板。景物相當的優美—眞的在那裏面租幾間房子住家，無形中是把你的身分提高了不少。

因爲這，我也就被朋友介紹到那裏面，住了七個月。而我住的那三間房子，據說現任北平市長袁良也在那裏住過。

建造這個大院子的主人，是一個遺老，他有三個太太。所以特意的建築了三個形式不同的小院，來貯藏他那三位嬌媛。不久，大概是沒落了吧？這個古老的宅院，就賣給現在這位大房東，不用說這個房東不但有錢，並且是現任贛東保安處的副司令官呢。

這個房東並沒有遺老那麼闊，他只有一個太太，那麼他就利用這許多的房子出租了。

你如果到那裏去找我的話，光記住門牌二十六號是不行的，你要知道，進去大門經過栽縫的案子，沿右手走廊一直向裏走，第二個黑漆門就到了。你恐怕弄錯了的話，我再告訴你詳細一點，那個黑漆門上釘着一塊洋鐵牌子，上面寫着『浙江童寓』四個字。那麼你闖進去吧—我就住在上房的左首三間。你要是浙江人，還可以在這裏遇見老鄉。就是黑漆門右首兩間房子的童公館。浙江紹興府，那個童老先生，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早先在南昌什麼巡撫衙門作過紅筆師爺的—就是現在他老了不能幹事。但他的大少爺可是萬年縣的現任科長呢。

他們宅裏一共六口人，大少爺已經娶了一位江西太太，生了一個女兒纔六歲，她是很喜歡哭的—大小姐纔十七歲，正在附近的女子學校讀書，她臉很白身體細瘦的，大概是不很健康。據說老太太生了多胎但只剩一兒和一女。

家裏另外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她太半生的歲月是孤獨的過去了，因爲也姓童的關係，所以在童公館裏寄居，她是在等死。

童公館的對門，住着一位城防軍的機關槍中隊長，人家都稱呼他爲賴隊長，每天他都是軍裝整齊的，時時都好像在準備着命令。

他是黃埔六期畢業，人到還和氣，不過他用籐條打起他的小少爺來時，你如果在旁邊的話，眞覺得軍人是野蠻的—

他的太太是剛由家鄉來的，十足的還表現着鄉間那種健康美。賴隊長對於她是很愛好的，她最近生了一個小女孩，還不到一週歲，胖的像個洋囡囡，全院子裏的人都很喜歡這個小胖孩子——麗英。

關於二房東情形，我搬進去兩個月纔弄清楚。我先前以爲二房東是宋家，但後來纔知道，二房東是宋家少奶奶的母親——葉老太太。

葉老太太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頭幾年她着實作了一批好買賣。她在二十六號裏租了很多房子，僱用許多女工，做綉花的手工，枱布，窗幃，小坐墊套等類的東西，她有一個弟弟在美國，那麼她就把這些東西寄到美國，她的弟弟代替她向人家發賣，美國的海關，那時對於這中國手工品，並沒有徵收進口稅，因爲她寄的時候，都是包成很小的包裹，並註明是送給朋友的。

不久，美國對於這些註明送給朋友的東西也開始徵稅了，於是葉老太太的生意關門大吉。她把其餘的房子退了。單留下這個小院。緊接着她那最小的女兒，也就和同住的宋先生發生了戀愛關係。

宋先生那時是民政廳的科長，環境也相當優美，結了婚不久。生了一個男孩——大毛。大毛已經六歲了，他的小弟弟小毛纔兩歲半，大毛是這個小院子裏的法西斯蒂實行者，他有木製的短刀，機關槍，飛機，坦克車。餘外他還有銅製的一把指揮刀。

我有時給他麵包吃，他總是向我說這一句：『X先生，恭喜你的麵包。』我笑笑望他那法西斯蒂腦袋；那時他爸爸已經離開了民政廳在九江縣政府當祕書。他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

宋老太太——宋先生的母親——和葉老太太的性格，可以說極端的不同，她孤獨生活開始的也很早，表面上雖然有兒子，兒媳婦，還有兩個小孫子，但她內心的生活，永遠是孤獨的—她住在東廂房北首一間屋子裏，很少和人家談話，就是偶然和你談幾句，也是聲音很低，並且相當的講禮貌，她處處都好像在表現她所受過的高貴的家教。

她什麼都不教別人做，雖然家裏有用人，但她也不使用，一切都是自己，洗做衣服，收拾房間等。她穿的衣服永遠是整齊清潔，半白的頭髮梳的光光的。胖胖矮矮的身段，形成了一付華貴樣子。

因爲宋先生的婚事不滿意，她和葉老太太破裂了感情，何況葉老太太又是女中的豪傑，於是宋家的家政都是葉老太太一人掌握着。

葉老太太的丈夫，大概死的很早，但她並不覺得孤獨。她有她的事業幻夢安慰着，但等事業幻夢破滅了以後，她並不悲觀，仍然很樂天的生活着，雖然肺病侵害了她，但沒有把她求生的意志征服。

宋先生和宋太太都是萍鄉人，西鄰就是湖南，所以他們的性格，都有點湖南人的風味——勇敢，前進—

我因爲晚付了半月房錢，宋太太和我發了脾氣，後來我纔知道，大房東逼迫她的緣故。大房東的太太和宋太太都是南昌葆靈女子中學畢業，她們感情是相當的融合　不過房錢是不能拖欠的—

我還忘記了一位三房客，那是和我住房相連的一家，他們是一個無綫電報速成學校，校長是X電台台長兼任，一共有三十幾個學生，每人要繳費六七十元，據說六個月畢業，說學校，無寧說他是一所青年流氓的集合所，辦學校的企圖撈一筆外快，眞正求學的固然是有，可是那些專來混一張文憑的也不在少數，這樣一來簡直弄的一團糟。先生不來上課，學生要求退學費，嘈嘈鬧鬧的聲音，我可是倒霉了。

你如果說我說的太過份了，但我告訴你一樁事情，一個晚上有三個學生　把花姑娘喊到兩間房的學校裏來，唱小調，發浪發騷，住在隔壁的人受，受不了？

我們實在不能忍耐了，恰好宋先生那天由

九江回來，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團結起來，賴隊長一馬當先攻進去，他們起先還不認賬，後來我們要去找警察，他們纔屈服了。那個花姑娘狼狽而逃，明天二房東下逐客令，總算把這個野雞學校驅逐了。

天氣熱起來，帶着紅綠帽的大蒼蠅，開始活躍了。小小的天井裏是牠們的集合所，那裏有童公館曬的豆腐醬，和宋家的臭臘肉，這些英雄式的大蒼蠅，成羣結隊的在示威—

屋裏面小蒼蠅也不示弱，在所有的東西上拆瀾污，入晚床上的臭蟲，帳子外的蚊子，都好像定過攻守同盟條約似的向人們進攻—高大的房子，高大的牆壁，一點凉風也透露不過來，熱—悶熱—把你整個包圍了。

落雨了，大門口外的臭湖水漲起來，陳家花園被水又包圍上，不但小小的天井灌滿了水，連客堂間裏也侵進來，童公館和賴公館的屋裏水已經把痰盂漂起來了。這眞叫人無法處置。外面交通已經斷絕—宋太太告訴我說：

『我們住到這裏已經遇見四次大水了，水大時把床漂浮起來，坐門板當船撑出去買小菜，有一次水退後，關上門捉了四五十斤魚。』

好的—我心裏想，來一次大水也不錯，至少在屋裏可以捉魚撑船，上嘸找這機會去。

機會到底沒來，靈際的水閘放開了，陳家花園的陸地行船競賽沒有舉行成功。

現在陳家花園門口，已經築了長堤，上面可以跑汽車，湖底也挖深了，如果你到南昌租房子的話，住陳家花園不要就這分心思了，並且你有汽車那更好，直達大門口。我再告訴你這道長土堤就是環湖路呀—

租房子的一天比一天多，這個原因你總會知道，空軍調到南昌，他們的家屬也就隨着來了。陳家花園每天都有問房子的，人家並且說：『只要有空房，不怕租錢貴—』

你說這不是擠兌人嗎？葉老太太後悔她房子租的太便宜了，如果這個時候還空着的話，不是很可以敲一票嗎？但她有她的辦法，於是加租的口號在有意無意中洩露出去了。

第一砲向着童公館開的，不加租就給我搬家—結果童先生生置之不理，一次，二次，都放了空砲，葉老太太的威嚴顯然是受到了輕蔑，這她不能受。因爲她有權利處置。

於是嚴重的戰雲，彷彿在『浙紹童寓』的洋鐵牌下瀰漫起來了。賴隊長爲本身的利益打算也有聲援童公館的必要，葉老太太在沒有正式衝突以前，時時在吹送警告的信號：

『不搬行嗎？我租的房子，我自己要用—』

童公館的播音台也放出了戰前應有的外交式口吻——就是讓我搬房子，也得早一點通知呀—我住五六年房子，拖欠過房錢嗎？

我不參加任何意見，反正我是出了高價錢，火砲暫時是不會放在我的頭上，看着吧—江西人和浙江人的鬥爭—

戰雲由濃厚而漸漸稀薄了，無疑地是受了前方勦匪勝利的影響，空軍大部調入四川，行營結束的空氣也漸漸證實了。南昌的市面也日見蕭條，而陳家花園廿六號的增租口號。就無代價的取消。

葉老太太恢復了往日的和靄態度，童公館又照樣的過着平靜的日子。

在這時葉老太太爲聯絡感情起見，組織麻將消遣運動，美其名曰『衛生麻將』，我是當然會員，另外我有一個朋友也來熱心贊助—賴隊長被請參加，於是『衛生麻將』繼續了一月之久，據葉老太太自已說，『衛生麻將』對於她的肺病很有益，是的，八圈過後，他咳嗽起來總算還有一口氣。

不久，我離開南昌。對於葉老太太這種熱心，不能繼續努力，實在是引爲遺憾—

女：媽—學校裏『我添買一本書呢。

母：什麼？不識字好吃飯，不識人勿好吃飯，書有什麼用處呢？

張嚴作

人力車夫（租界內）：有許多人曾爲我們生活的痛苦而喊過不平，那又有什麼用呢？

丁聰作

校醫

朱一亦

身上不得勁多日了，頭痛，舌頭痛，手指頭脚指頭痛，這天晚半晌，爲了求安慰，於是信步走進兩三年輕易沒進過的校醫室去。

剛剛進門，一股石炭酸和酒精的混合氣味便鑽進鼻孔裏，我全身戰慄了一下，脚步於是更輕，呼吸更短促。

共是兩間屋，外間裏除了牆上衛生掛圖畫着的些孩子在量高，權重，刷牙，洗澡外，並沒一個人，左邊一個小八仙桌，右邊一個宿舍裏抬來的書架子，還有兩三個小木凳，我向裏間一探頭，三四個同學在候着上砂眼藥水，一個已經注完了，在一旁繼續流眼淚。

校醫共二位，其一名子常呼爲龍大夫，是一個短小精悍，帶眼鏡，而說話不清楚，糊裏糊塗又想說快的人，另一位謂之施護士，走起路來胸脯向前，而臀部極力向後射出，斜面看去，成極富曲線之S形，是一個典型的爲人羣服務的護士，他倆並非夫婦，相親相愛在這兩間屋裏爲人家服務。

砂眼同學都被打發走了，龍大夫不耐煩而假裝出笑臉問我：「什麼病呵？」

「嚱！不曉得！近來時常頭痛，舌頭痛，手指頭痛脚指頭痛，請大夫查一查」。

「是的，」於是他帶上聽筒，聽我的肚皮，背，胳膊，腿……「呵！這叫作蘋果炎，要少運動，多吃水菓，多渴水，還要常吃些魚肝油，慢慢會好的！」開了旁邊大玻璃架子，我乘機望去：天！滿櫥子都是化學試驗室搬來的藥，先生怪我們拿去，這裏有三四來瓶！仁丹一大包，其他還有的藥呢——避瘟散，清瘟解毒丸，她的友……特別多的：阿斯匹靈約三四十小瓶，他順手取出一個阿斯匹靈藥瓶，夾出兩片，包個紙包交給我：「回去吃了是會好的」：我唯唯不敢多事聲張的溜出。

某演說家：那麼，所以甚至於我們現在簡直差不多應當把關於這個……這個……這個問題的……

馮自立作

阿斯匹靈能治我這所謂蘋果炎嗎？我很鄭重的第二天晌午頭又去了，他比較、那麼和氣了。

「吃過了？」

「吃過了。」

「好了麼？」

「好了還再來麻煩你老？」

「是的！藥力不能這麼快見效的，」他帶上聽筒，聽我的肚皮，背，胳膊，腿……「呵！這叫作蘋果炎，要多喝水，多吃水菓，少運動，還要常吃魚肝油，慢慢會好的」，他又拿阿斯匹靈，老天爺爺！

「阿斯匹靈我已試過多次，大概和這病不大相稱，請費心用點別的藥，而且除了仁丹以外」，他很大方的換了一包是藥麵的東西給我，我又退出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

「大夫！可憐可憐這個可憐的人吧！行好修好的！昨天給我的也是……」他不等我說完，叫我立刻伸出舌頭來診視一下，我剛伸出。

「這樣很好！」他說着，一根小溫度表插進嘴裏了，於是我沒說出的話，只好嚥回肚裏去，他到外間去了。

「這瓶藥水，晚上睡覺前五分鐘喝，准靈！」施護士交給我一個藥水瓶子，我仔細看那瓶底，還有些沒溶完的阿斯匹靈碎塊呢，我不敢多說話，拖着瓶子趕快跑出來，還隱約聽着他倆齊聲異調在喊：「多喝水！多吃水菓！少運動！還要吃些魚肝油……」

註：據北平別校的同學告訴我，他們校醫一般喜用阿斯匹靈，那麼我們又發現一個又奇怪又平凡的定律了！

某君新病，延其老同學某診治，某爲巴黎大學醫學博士，斷定斯病爲肋膜炎，須服德國出品之Compral并囑宜往日人開設之福民醫院休養。某君乃謂做現代都市人，處處便要有國際化。(谷)

古城拊掌集

梁白波作

濟南

徐州婦人

北平天橋看棋者

中央公園遊客（旗人）

一老

吉祥園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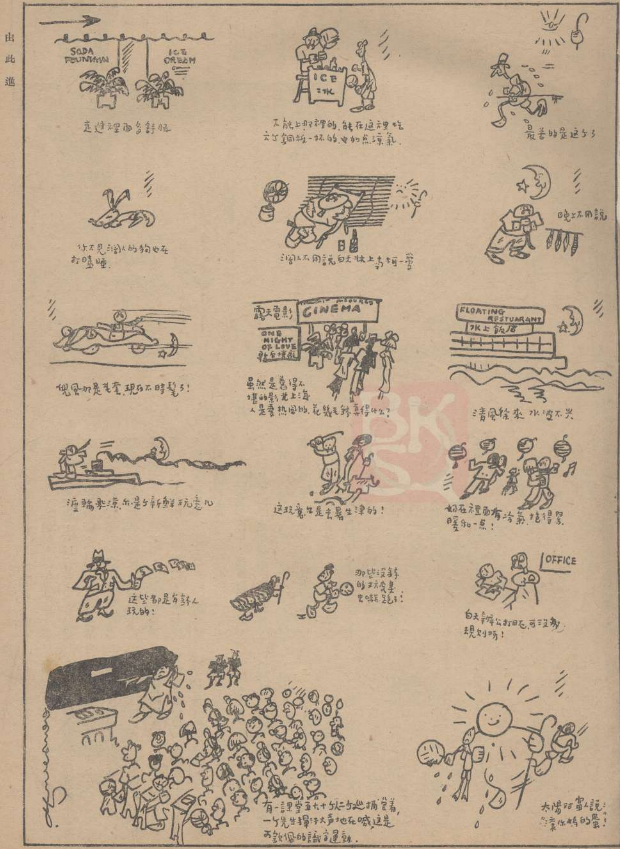
橋一老丐

張樂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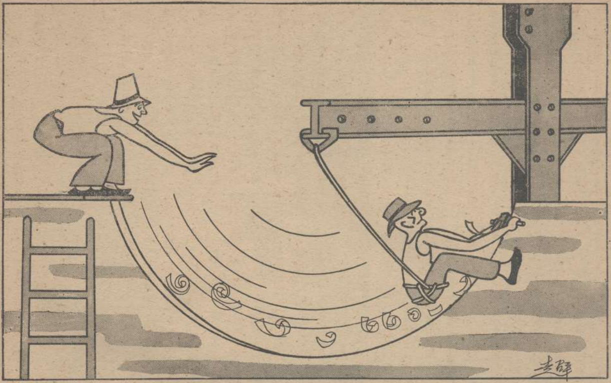
丈夫（將出遠門）：我就放心不下你一個人留在家裏很寂寞呢！

2017/35

上海之夏的流行



華君武作



鞦半圓形的最準法則　　陳超平寄自廣州

坐井觀天齋隨筆

汪敏

■ 某名勝區內，近有人創設公墓，不意方在進行呈請備案之際，事為該區人士反對，亦以名勝區內有妨觀瞻為詞，呈請取締。當局鑒於創設公墓，正系近代建設要政，自應維護；然名勝之內，並有禁葬之規定，故對兩造所陳，頗有左右為難之勢，遂將兩呈一併擱置，概不批覆。解決之途，將出於挽人向雙方調停，另找妥善辦法。觀其煞費周章情形，可謂「苦心孤詣」。

■ ×鄉舉辦保甲，已至訂定保甲規約之時；是項規約中所列各條，因曾奉命須由淺入深，由簡入繁，故舉事既屬微細，而文句亦復效法標語體裁，如：「不准隨地吐痰」，「見了人要有禮貌」，「在路上拾着了東西，要還人家」。等等，皆經訂入規約以內。聞起草之際，其起草人原稿，則為全部抄襲新生活信條，因得一致通過。

■ 又有×鎮保甲規約，因主持人多為衛道先生，故其中所列，尤多可資談助，茲錄數條，以見一斑。

「在街上男女不准挽手同行」。

「不孝養父母的，公共議罰」。

「我們要一致尊崇孔子」。

「讀書的兒童，父母要責令讀經」。

「我們要獎勵義夫節婦」。

■ 據××區編辦保甲人員告知：各鄉鎮所訂之保甲規約，其中頗多陸離光怪之致。蓋因一般保甲職員，類多深恐結怨鄉里，故所舉無不僅就空泛之事，敷衍訂定。其中又有×鄉等該項規約，且竟列入大家要早起早眠。不准荒蕪自已田地等等。農民本來不如此做竟欲餓死規條。又云：×鎮各保甲長，於議訂保甲規約會議席上，有人提出應列入凡無業遊民地痞，須一律驅逐出境之條；不意各保甲長，多不敢肩此重大責任，然又無詞反對撤銷，幾費斟酌，始將該條之字，改為：「凡有遊民地痞，應設法取締。」勉強通過。文辭應用之妙，大有盡在此中之概。

■ 又有×鄉鄉長，對於製定保甲規約，更具匠心獨運之妙！蓋其規約中，末有「於公告日施行」一項，大可在公告日期，做其伸縮功夫。事聞之後，無不加以抄襲。

■ 近來各市鎮市面蕭條，商店無不岌岌可危，×鎮商會遂有議決實行縮食之舉，藉以減輕開支，聞該鎮各商店頃已遵奉商會決議，實行每日兩粥一飯。

■ ×社教機關，其經費已積欠至半年以上。故服務人員，大都不耐飢寒，盡已離職他去，僅留主任一人。惟該主任雖能枵腹從公，然所欠自各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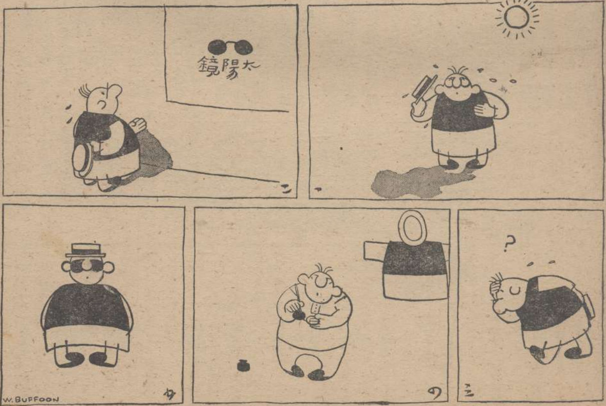
店之油火、紙筆、報紙等費，勢難久欠不歸。廢歷端午節，正爲各商店結束賬款之期。該主任無法渡此難關，遂竟異想天開，於是日在門口貼有通告一紙，上書：「五五紀念，放假一天。」不料各商店收賬夥友，復於翌日登門索款，幸該主任情急智生，乃得溜出後門，逃之夭夭，竟爾一去不返，杳如黃鶴！

■ 某小學校，於欠發經費潮中，亦有難以維持之勢。惟幸於開學之時，曾收得學生學費若干，該校長且有先見之明，將款截留，遂得敷衍數月，凡校長教員，不致絕食。然學費有限，迄今已有匱乏之處。事經校長一再思量，決向學生預借下學期學費以濟燃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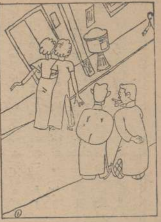
■ 日來追繳舊欠田賦，又復加緊工作；而催領土地圖照，更屬刻不容緩。某鄉某人有荒地數處，積欠田賦，已有數年，向以毫無出息，幾不復認爲已有。乃爲糧櫃及圖照處日加追繳催領，而又囊空如洗，苦難應付；雖願一任充公收管，但爲兩方主辦人不許。幸經兩處機關中有職員×××等三四人，出爲設法，將該地代爲介紹售與某大地主，得價若干。聞嗣後除去應繳田賦及圖照費外，×××等亦得照例分得中費幾何，可某人則雖所獲甚微，然因此挹注，亦嘗自喜十分上算。有謂：×××等，一舉三得，公私兩便，應稱理財妙手。此外有同樣情形之人，亦多援例委託，故×××等其門如市。

■ ×鄉亦有荒田數百畝，因距離河流甚遠，不易得水，每失灌溉，遂致無人問津。近以追繳舊賦，催領圖照，空氣緊張，而田主無錢可行，及由某面子人物，以救濟農村爲名，限定田價，即以最低數目，每畝八元之數，一律收買。各田主雖多不願出售，然因值此無產可破之時，公私交迫之下，既獲賴輾轉輾，故亦輒有含悲忍淚，稱頌某面子人物功德不淺者。感極而至涕下，其如是歟!?

■ 又有某面子人物，坐擁巨資，一鄉魁首。去年年底，凡有登門乞貸者，初則避不見面，及至將近除夕之前二三日，遂昌言爲救濟農村，將已集款項若干，如有農民需要借款，儘可即以田單前往抵押或出售與某；應規定每畝售價二十元，抵押者每畝十五元，但須年繳租米八斗，來者不拒。一般貧農當此山窮水盡，忽逢柳暗花明，亦多含悲忍淚，對某稱頌不置，感至涕下。某遂獲得慈善家之稱。近聞某又舉辦平糶，要求當局免稅運輸。但據接近某者云：某方籌開米鋪，其所以舉辦平糶而要求免稅者，正如奇峯突出之發財方法。



牛鼻子正傳——太陽鏡　　黃堯作



異性相吸的明證：（一）『我出世以來，從未瞧見過像這樣傾國傾城的容貌。』（二）『我生平還是第一次遇見這個聞名的富商。』

沈冠芬寄自蘇州

『查派司』記

歐露羅

星期日的公園裏，大俄羅斯貴族，親王之子，伊凡·米里斯基將軍，是一個高傲的人，尤其是他可以得到他們所恭敬的法蘭西紳士們的寵幸，而在捕房裏獲得了職位，全套武裝的威風，眞不減從前的威勢。

偶而一個法國婦人在向他垂詢一點關於什麼時，他是很高興而很盡責地解釋和答覆。當那貴婦的背影消失了時，他是有點自負地低吟；

『我的法蘭西語確不差，連貴婦的垂詢也可以應對如流。光榮呀，偉大的親王之子：伊凡·米里斯基將軍。』

衝進了他的眼簾的，他認爲他的骯髒的衣服是褻犯白色人種的體面，於是他喊他要派司——

『喂，赤佬，你的派司呢！』

他聽不懂他的法語，於是他怒了，他叫：

『猪玀，查派司！』

『我的派司，在一個朋友身上，他去拉矢！』

『混賬，混賬！猪玀，走，巡捕房去！』

並且還給那『支那赤佬』吃了幾個怪香的『羅宋巴掌』。中國人憤怒了，圍攏了來，大家都在喝止着他，有話可慢點說，不該用巴掌來打人。於是，將軍更怒了，他吹了警哨，召集了同伴，要把這些人抓進巡捕房去。

『喂，我的紳士們，尊貴的同事，這裏全是黃色的狗，你把他們全帶到巡捕房裏去，我們盡責！盡責！』

於是抓人了，抓人了鬧了一堆。

到了巡捕房，他用法語說：

『親愛的檢察官，這些狗，他們是沒有「派司」的，他們冒犯了我們的禮貌！這些，這兩個猪，和猪沒有兩樣的傢伙，他們要糾衆來毆打我們尊貴的人。所以我們來盡責的……報告完畢！』

『知道了。』

於是他只好退出來。回到公園裏，更趾高氣揚地踏着他將軍的步武。

『伊，凡檢察官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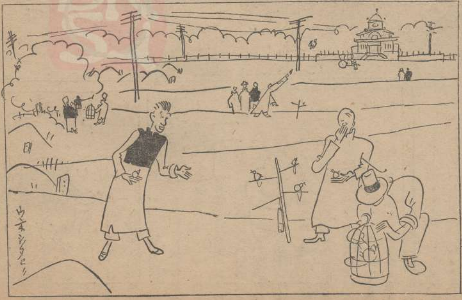
『知道了，親愛的紳士。』

他再次跟着傳令官走進捕房。他聽到——

『伊凡，你不該毆打別人，你曉得我們的素規，毆打人是一種罪，你明白，你是這裏的巡捕，而不是你本來的面目，這位先生足以作證，他說你毆打他，這裏還有醫院的驗傷證，你不能再圖賴。你得明白，你得守規矩。完了。你明天早上八時再到此地來，在明天早上，你已是被告者，你已是犯罪者。完畢。』

『是，是，諾。』

伊凡·米里斯基將軍這才掩了面龐退了出來。



爭奇鬥勝

賓宗洛寄自天津

時代漫畫投稿簡約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訂

一、本刊接受外來投稿。

一、關於取材。

甲　凡滑稽諷刺及幽默之漫畫與漫文，皆所歡迎。請注意下列各點

1. 批評人生一切大小問題之精構，及描寫社會各段層生活之製作。
2. 政治漫畫及漫文不得作任何主義上的與反革命的宣傳。
3. 一次終結的連續漫畫。
4. 滑稽的，諷刺的或幽默的獨幕劇。
5. 漫畫不論大小，惟文字字數最宜於編排者爲一千五百字左右，（如質的方面有特殊之精采，量的方面則不受此限制。）

乙　有漫畫性質之照片。

一、本刊歷期來已刊登之作品，請投稿諸君切勿以雷同或相似之題材性質賜寄，並盼另闢新的蹊徑。

一、來稿以黑白畫爲最佳，如需深淡，則以淡藍墨水塗之，俾易製版。

一、色彩稿先鈎黑白樣，再另附顏色底稿，俾易製版。

一、郵寄稿件過大，如不便拗摺，可用硬紙夾寄或捲寄，較爲妥貼。

一、來稿如不合用，概可退還，請附足退回郵資者，更所感謝。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由本刊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登刊稿件期份之本刊二冊。

一、稿費：漫畫與照片每幅一元至十元（彩頁另外酌加優酬）文字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一、稿寄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遲延遺誤。

一、規約有未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緊要啓事

本公司自七月七日起已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接辦，茲已整理內部，對於本刊稿費，自十九期起，一律照新規則辦理，即在刊出後下月五日前付發，尚請投稿諸君注意。

編輯部謹啓

時代漫畫

第十九期　內政部登記證字第叁肆零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

出版　上海時代圖書公

發行　上海時代圖書公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寄費在內郵費通用
國內	二元	一元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
國外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廣告價目	
封底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裏底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裏封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時代漫畫

19